#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王詔

#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二

## 梁世系表畧

蕭氏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禄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虵丘長矯矯生州從事

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大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道賜生皇考順之齊高帝族弟南蘭陵中都里人也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諱衍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有文在右手曰武帝以梁王受齊禪國號梁都建康傳四主凡五十六年

# 梁世系圖 後梁附

文宣侯尚之 丕懿

皇考 諱順之 尊為帝

東昌侯鈞

永陽昭王敷

長沙宣武王懿

**武帝** 諱衍 文帝第三子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臨川靖惠王宏

安成康王秀

東昌侯寔

永陽恭王伯游

建安公淵明

侯淵

臨汝靈侯淵猷

西昌侯淵藻

長沙元王業

昭明太子統

豫章王綜

**簡文帝** 諱綱 武帝第三子

南康簡王績

廬陵威王續

邵陵攜王綸

**元帝** 諱繹 武帝第七子

武陵王紀

衡陽孝元王元簡

桂陽敦王象 以長沙宣武王子為嗣

哀世子正仁

臨川王正義

臨賀王正德

樂山侯正則

南安王猷

長沙王韶

世子彧

長沙章王孝儼

義陽王鑒

武昌王譽

**後梁中宗詧** 昭明太子第三子

河東王譽

豫章安王歡

永新侯員

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

臨川王大款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大訓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建王大摯

樂良王大圜

長沙王昚

吳郡王本

東平孝王叟

安平王巖

**後梁世宗巋** 中宗第三子

孝惠太子嶚

豫章王棟

橋

樛

新安王瑀

義安王瑒

南海王珣

臨海王璟

晉陵王瑑

義興王瓛

**後梁主琮** 巋長子

忠簡侯崇之

南平元襄王偉　鄱陽忠烈王恢　始興忠武王憺　吳平忠侯景　宗正卿昌　湘陰侯昂　湘州刺史昱

建安敏侯正立　封山侯正表　武化侯正信　安成煬王機　南浦侯推　南平靖嗣王恪　衡山僖侯恭　定襄侯祇　鄱陽王範　武林侯諮　宜豐侯循　豐城侯泰　湘潭侯退　觀寧侯晃　南康侯恬　始興王亮　新渝寬侯暎　上黃簡侯曄　吳平光侯勱　西鄉侯勸　東鄉侯勔　曲江侯勃

南康王會理　建安侯通理　安樂侯乂理　世子慤　廬陵王應　汝南侯堅　永安侯確　忠烈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愍懷太子方矩　敬帝（諱方智元帝第九子）　始安王方略　世子圓照　西陽王圓正　竟陵王圓滿　譙王圓普　宜都王圓肅　秦王耦　衡陽王獻　桂陽王慥　見理　建安侯賁　安成王操　侍中靜　世子嗣

邵陵王俊　永嘉王莊

年表

起壬午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四月○止乙未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孝明帝延昌四年

凡十三年有奇

表例說

見第四十六卷

壬午

梁

梁高祖武帝天監元年

諱衍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
夏四月梁王稱皇帝大赦改元廢齊主為巴陵王遷齊太后於別宮封拜功臣有差○齊主下見

臨川王宏

太祖第六子主舉義師授中護軍及受禪始封郡王至主普通七年卒見

作唐侯蕭穎達

仕齊為冠軍將軍主受禪大論功賞封吳昌縣侯尋改封作唐至九年再見

魏

景明三年

夏四月滅魯陽蠻○魯陽蠻圍湖陽撫軍將軍李崇擊破之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追討及河殺之皆盡
五月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

濟陰王誕

初誕伯父鬱襲濟陰王以貪汙賜死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至是誕訴云

頓丘公穆亮

以司空卒謚匡子紹襲爵○亮早有風度高祖初為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

附

林邑

遣使貢方物於梁

干陁利

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之曰

詔禪位於梁齊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紱詣梁宮梁王即位於南郊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

安成王秀

太祖第七子主舉義師為南徐州刺史及受禪始封郡王至十七年再見

竟陵侯曹景宗

仕齊為竟陵太守主起義師封湘西縣侯至是改封竟陵至六年再見

建安王

重安侯

襲梁大峴戍破之虜其龍驤將軍邾菩薩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兵敗來降

秋八月以前太偕平陽公丕為三老○初高祖之喪丕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

伯彰前朝之封止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田課襲襲應歸止詔以誕紹封以纘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尋卒

齊稱遷敦煌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

安樂侯

高閭

初封安樂子後

中國今有聖主汝若還使貢奉則土地豐樂陀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

謚妃郗氏曰德皇后封文武功臣夏侯詳等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主弑巴陵王於姑孰○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主

**偉** 太祖第八子齊世為雍州刺史主受禪始封郡王至十七年再見

**鄱陽王恢**

**柳慶遠** 霸府建為太尉從事中郎主受禪封縣侯明年再見

**寧都侯楊公則** 仕齊為湘州刺

庶人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以為三老

九月主如鄴冬十月還至懷興宗室近侍射逸主射三百五十餘步群臣刻銘以美之尋還洛陽

十一月洛陽宮室始成

謚靜子撫襲爵

進爵為國拜覲侯以光天子既祿大夫覺心異致仕卒之陁羅於家謚本工畫丈長子乃寫夢元昌襲中所見爵○閒梁主容歷官六質飾以朝著勲丹青仍互紀好遣使并為文章畫工奉軍國書表獻玉機詔令盤等物碑頌銘使人既贊百有至摹寫

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帖執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脊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太祖第九子主舉義師為左衛將軍及受禪始封郡王至主書通七年再見

始興王

憯

太祖第十一子

史王受稱封縣侯至四年再見

當陽侯

鄧元起

仕脊為黃門侍郎主受稱封縣侯明年再見

洮陽侯

餘篇其梁主形文亦高以還凡允之流本畫則後稱二符同焉高為富因賦以時所服寶劍日又强果加禮敬敢直諫○岡在其在私南海洲室言裁上其俗聞耳及興林邑於朝廷扶南畧廣衆之同

中刖談

論鋒起人莫能

高句驪

立贖刑條格
以蕭寶義為巴
陵王奉齊祀
○寶義幼有
廢疾不能言
故獨得全齊
南康侯子恪
及弟祁陽侯見
子範嘗因事
入見主從容
謂曰天下公
器非可力取
苟無期運終
必敗亡宋孝
武性猜忌兄
弟粗有令名

齊世為
荊州刺
史主受
禪始封
郡王至
主普通
三年再
見

桂陽王 象

長沙王
懿弟九
子也初
主弟融

張弘策
主舉義
師為衛
尉卿至
是封縣
侯時東
昏餘黨
作亂弘
策為盜
所害主
深慟惜
謚愍子
緬至三
年再見
○弘策

歆高祖
以其文
雅之美
每優禮
之及為
相州幽
州刺史
康儉自
謹有良
牧之譽
爲

敦煌侯 李茂

王高雲
以齊隆
昌中封
樂浪公
至是梁
進號車
騎大將
軍

百濟
王牟太
以齊永
明中封
百濟王
至是梁
進號征

者皆睨之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情同一家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

仕齊為太子洗馬永元中遇害上即位追封獻桂陽郡王謚簡無子詔象為嗣襲封

西昌侯淵藻

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乃食母所餘兄弟友愛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盡忠

高宗末襲父爵

敦煌公倭

高祖初例降為侯至是卒謚恭子靜襲爵○茂性謙慎以弟沖寵盛懼於盈遂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

東大將軍

倭

王武以齊建元中除鎮東大將軍至是梁進號征東將軍

鄧至

王像舒彭世號

恥亦為卿兄弟報讐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令日猶是宋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

長沙王業弟始封至主普通六年再見

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位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禮接賓客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過害莫不痛惜焉

西豐侯

正德

臨川王宏第三子也初主木有男養之為子及

祖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靜至神龜三年再見

十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至是梁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

魏昌伯

仇池

李崇

初襲父與爵陝留公後例降為

梁以楊集始子紹先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

顯子雲子暉
竝以才能知
名歷官清顯
各以壽終
詔徵謝朏何胤
何點不至
置謗木肺石函
○詔公車府
謗木肺石傍
各置一函若
肉食莫言欲
有橫議投謗
木函若有功
勞才器寃沈
莫達者投肺
石函主身服

踐阼立
就為太
子封正
德為西
豐侯至
主昔通
三年再
見

東興侯

鄭紹叔
主舉義
師拜驃
騎將軍
及受禪
以糧運
無闕之
封營道
侯俄以
營道縣
戶凋敝
改封東
興至七

巴陵王

蕭寶融
即齊和
帝禪位
於主主
奉之為

侯高祖
時氐楊
靈珍襲
破武興
興齊相
結主以
崇為都
督隴右
諸軍事
討靈珍
靈珍敗
走至是
魯陽蠻
叛崇累
戰破之
斬魯北

年再見

罽賓

恋萬斤

南天竺
以工三
國竝遣
使朝貢
於魏

浣淮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史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五月盜入宮得伏誅。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

巴陵王尋使鄭伯禽弒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主復封齊晉安王寶義奉齊後至八年再見

汝陰王見

年再見

平固侯呂僧珍主舉義郎授黃門侍郎及受禪拜冠軍將軍封縣侯至十年再見

蔦等主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伯

自安夜帥具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討捕悉誅之

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詞訟惟作大諾而已與

**劉脩**

齊建元元年封劉脩為汝陰王奉宋後主受禪齊世封爵悉從降省唯汝陰王不在除例至十四年再見

**曲江侯**

**柳惔** 仕齊為侍中主踐作授太子詹事封縣侯

**霄城侯**

**范雲** 主舉義帥為侍

奪決於主者鄧繕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為別駕楷謂捉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主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繕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繕於是日夜說伯之反

豐城公

夏侯詳　仕齊為尚書僕射主受禪徵為侍中論功封寧都縣侯改封豐城縣公至六年再見

中及受禪以佐命功封縣侯明年再見

建昌侯

沈約　梁臺建為常侍主受禪以佐命功拜尚書僕射

緝等共背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使緝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吕臨川內史王觀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

望蔡公
王茂
仕齊為襄陽太守主受禪封縣公至十四年再見

建城公
王瑩

封縣侯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至十二年再見

醴陵侯
江淹
仕齊為秘書監主舉義師除相

詔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師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與虎牙及紹等俱奔魏

六月益州刺史劉季連反○主以鄧元起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

仕齊為太子詹事主踐作幷侍中封縣公至十五年再見

國右長史及受禪拜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尋改封醴陵侯至四年再見

豫寧公

王亮

仕齊為僕射主受禪拜尚書令

江安侯

張稷

仕齊為侍中梁

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裴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袁溥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與蕭請先使檢校資糧緣路奉迎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見人

封縣公明年再見

巴東公
蕭歷

齊故荆州刺史蕭穎胄之子也主起義師時巴東太守蕭惠訓

臺建拜散騎常侍至是以功封縣侯至十二年再見

灄陽侯
王珍國

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主舉義

器物輒奪之子瓚巴師拜左
有不獲者語西太守衛將軍
曰會當屬人會休烈至是封
何須苦惜於弗從舉縣侯至
是軍府大懼兵乃僥五年再
謂元起至必荆州穎見
誅李連李連胄自以安昌侯
亦懼數曰據職居上
天險之地握將不能張齊
此强兵進可拒制瓚
以匡社稷退等憂悒主受禪
不失爲劉備不樂發封縣侯
遂召佐史矯疾數日仍爲歷
稱齊宣德太而卒至陽太守
后令聚兵復是追封至帝普
反收道琛殺郡公子通四年

之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略納之蜀民投附新故三萬餘人糧食之或說之曰蜀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

雍襲爵再見

吳平侯 景 主從父弟也梁臺建督南兗州諸軍事主踐祚封縣侯至普通四年再見○景

石陽侯 張惠紹 主舉義師拜輔國將軍及踐祚封縣侯邑五百戶以平東陽餘黨增邑二百戶

紏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閤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退帥當民工軍資米得三萬斛

秋八月定正雅樂○主素善鐘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黄鐘絃用

通鑑作曷

至六年再見

永豐侯

昌義之

主舉義師拜直閤將軍及受禪封縣侯至三年再見

漢壽伯

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

蔡道恭
主舉義師為司州刺史及受禪論功封縣伯至三年再見

山陽伯
席闡文
主受禪始封明

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竝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簴至是始設十二鎛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

年再見

州陵伯

柳悅

仕齊為侍中主璣作拜五兵尚書論建義功封州陵伯至十年再見

冬十一月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大旱饑○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廣牧子

庾域

梁臺建為諮議參軍主受禪封廣牧縣子

梁都子

韋叡

仕齊拜右軍將

軍梁臺建徵為大理主即位封梁都子明年再見

增減男

馮道根

主即位投馳騎將軍封縣男明

癸未

天監二年

長沙王　豫寧公景明四年

南安男

康絢

仕齊為華山太守主卽位封縣男至十五年再見

年再見

汝南王　齊王蕭　扶南

春正月以沈約范雲為左右僕射王亮廢為庶人

劉季連降　成都城中食盡季連計無所出主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於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

業　主長凡懿之子懿仕齊為尚書令東昏時虐遂遇禍主即位追封懿長沙郡王謚宣武至是子業襲封至主普

王亮　封二年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歎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

春正月主耕籍田

梁州氐楊會反詔行梁州事楊椿左將軍羊祉討之

三月皇后蠶於北郊

楊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梁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梅興祖仍引攻白稾戍又破之斬其

悅　以皇弟始封至孝明帝熙平二年再見

寶寅　齊世為鄱陽王至是封丹陽公齊王明年再見

曲江侯　陳伯之　自梁來降二年封曲江侯使與

王憍陳如闍耶跋摩遣使入貢於梁

中天竺　王屈多遣使奉表入貢於梁

仇池　初揚集始朝於

豈有前日之事元起送李連詰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主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耶獻為庶人

三月魏任城王澄遣奇道顯入寇

夏四月班新律

初主命刪定郎蔡法度

通七年再見

永陽王

伯游

主次兄數之子數先卒主即位追封數永陽郡王謚昭至是子伯游襲封至五

大不敬詣棄市刑部削爵廢為庶人

宵城侯

范雲

封二年以右僕射卒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文

將吳道夷

夏四月以蕭寶寅為齊王

先是寶寅伏闕請兵南伐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來降亦請兵自效至是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俟

蕭寶寅從任城王代梁

泰昌子

崔挺

初以中書侍郎書文明太后父燕昭王碑封泰昌子尋授光州

魏拜武興王還國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泰降魏還授爵位歸守武興至是卒謚安魏立集始子紹先為武

損益舊律至年再見是書成詔班行之

五月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國政雲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主以約輕易不如徐勉乃以勉及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

子孝才嗣　雲嘗就親人表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

秋冬大舉賀寅明富安命慟哭至晨過幕猶絕酒肉悴色羸衣木嘗嬉笑

五月傷捨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千級

六月封弟悅為汝南王

癸兵伐梁任城王澄表稱梁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

刺史至興王紹是卒子先幼冏六長孝事決於芬嗣　二叔文挺幼居集起集長盡禮義

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

勿吉遣使入貢於魏

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稾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六月以謝朏為

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搆初雲過主於齊竟陵王子良邸主深器之及義兵起便叅帷幄與沈約同心翼贊嘗侍

諸戍衆庶惶惶竝懼水害請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一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遂發冀定瀛相幷濟六州二萬人畢會淮南幷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田而已家徒壁立凡弟怡然手不釋卷趙脩得幸於主挺雖同州壞未嘗詣門歷官二十餘年家貲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

司徒 朏迭寅年餘一旦輕舟詣闕詔以為司徒朏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主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請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主復臨幸賦詩餞

燕主謂臨川王宏都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歡今為天下主此禮已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

秋七月復鹽池之禁 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乃復收之

以彰城王勰為太師勰固辭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以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冬十月元英攻梁義

閩門之內雍雍如也

別及還禮遇優異朏素悍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以王瑩為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義陽拔數城攻阜陵不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單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為三栅英勒

雲同車還時人榮之雲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摘發如神時人

陽拔開要賴川大峴數城攻阜陵為梁太守馮道根所破軍乃退

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

主既還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

軍圍之柵民降魏魏任城王澄命統軍黨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先是主遣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

咸服其明賭卒之日與篤臨殯為之流涕

當陽侯

鄧元起

封二年為益州刺史以劉季連降論平蜀勲進

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

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宋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

吉汾請代父死主赦之馮翊吉汾父為

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至四年再見

雲杜侯

郴慶遠

封重安侯二年改封雲杜至主天監十三年再

長短繁卿之口懐曰今日源懐與古人飲酒之所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撿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懐又奏邉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主從之

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昐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昐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昐曰爾求代父教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為人見

湘西伯　席闡文

初封山陽伯至是改封時為東陽太守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謚威

散騎常侍趙脩有罪伏誅

脩恃寵驕恣為衆所嫉高肇構成其罪中尉甄琛黄門郎李憑廷尉王顯素諂附脩懼連及助肇攻之主命尚書元紹撿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甄琛王顯監罰欲

所教亦聽悔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悼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豈有回貳法度乃更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

永昌子
帝獻

封梁都子二年改封永昌至六年再見

令必死密加鞭至三百即召驛馬縛置轅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主聞之責元紹不重聞紹曰脩之佞幸為國深害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主以其言正不罪也甄琛李憑坐脩黨免官散騎常侍

同濟盼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因瞑目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盼備加杻械法度懸之更者小者盼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省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

高聰尤親狎以諂事高肇獨得免

並問鄉里欲
於歲首舉充
純孝盼曰異
我王尹何量
盼之薄乎父
參子死道固
當然若盼當
此舉乃是因
父取名何參
如之固拒而
止　盼年十
一遭母憂水
漿不入口殆
將滅性親黨
異之年十七
應辟爲本州

甲申

天監三年

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後鄉人裴儉丹陽丞臧盾楊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盼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豫章王

正始元年

北海王

扶南

春正月以王瑩為左僕射柳忱為右僕射

二月將軍姜慶真襲魏壽陽不克

魏攻鍾離主遣將軍張惠紹等救之大敗

夏五月司州刺史蔡道恭卒

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

綜

以皇子始封

衡陽王

元簡

主弟暢之子暢仕齊封江陵縣侯卒主即位追封暢衡陽郡王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梁將軍姜慶真乘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郛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勵文武安慰新舊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

詡

封二十年以罪廢為庶人暴卒子顥至主永平二年再見

中山王

英

進封常山侯五

王僑陳如闍邪跋摩梁以為安南將軍

吐谷渾

王伏連籌梁授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柔然

不息道恭隨謚宣王
方抗梁相持是于元
百餘日斬獲簡襲封
不可勝計魏
軍將退會道
恭疾篤呼從
弟靈恩等謂
曰汝等當以
死固節無令
吾決有遺恨
遂卒靈恩攝
行州事代之
城守
秋七月角城降
魏
立子綜為豫章

永豐侯

昌義之

封三年
以擊敵
魏冠功
進號冠
軍將軍
增封二
百戶至
六年再

任城王澄攻梁
鍾離梁主遣
將軍張惠紹
等將兵送糧
澄遣將軍劉
思祖邀之戰
於邵陽大敗
梁兵俘惠紹
等十將獲虜
士卒殆盡尚
書論思祖功
應封千戶侯
侍中元暉求
二婢於思祖
不得事遂寢
詔澄以四月

年初英
父南安
王楨以
預穆泰
之誅追
奪爵邑
至是英
充義陽
乃復王
爵改封
中山至
六年再
見

梁公蕭

庫者可
汗那蓋
便魏邊
聞魏大
將軍源
懷行邊
至雲中
遂引還

王
八月義陽降魏
以鄭紹叔為司
州刺史衛
尉鄭紹叔忠
於事上外所
聞知纖毫無
隱每為主言
事善則推功
於上不善則
引咎歸己主
以是親之詔
於南義陽置
司州移鎮關
南以紹叔為
刺史紹叔立

見

洮陽侯張緬
緬父洮陽侯弘策先遇害至是緬服闋襲封

漢壽伯蔡道恭

淮水將漲南
軍得時勿昧
利以取後悔
會大雨淮水
暴漲澄引還
壽陽軍還狼
狽失亡四千
餘人軍司貫
思伯為殿澄
曰仁者必有
勇於軍司見
之矣思伯託
以失道不代
其功
夏五月司徒北
海王詳有罪

寶寅
封齊王二年敗梁軍於壽陽敗封梁郡公至六年再見

貝丘男傅永
初封貝丘男坐

城隍繕罷城廣田積粟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冬十一月除曠刑法

封三年以司州刺史卒子滌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幽死　詳驕奢好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主弄權納貨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主專恣事於肇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之云詳皓謀逆主召中尉崔亮

罪削爵尋以戰功別封清河至是永平詔義陽貝丘之封至孝明帝熙平元年再見

使彈詳晧詔
賜晧死宥詳
免為庶人徙
太府寺圍桀
之詳遂暴卒
先是有獻鷄
雛四翼四足
者詔以問侍
中崔光光上
表曰漢元帝
時有雌雞伏
子漸化為雄
冠距鳴將又
有雄雞生角
劉向以為小
臣執政之象

石顯伏誅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識

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肩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闗預政事如前世石顯

之比者耶顧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主愈重光高肇訖主使羽林虎賁守諸王第始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六月大旱尚書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粟帛養民而安國

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竊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諸非要須者

一切不受主納之

秋七月梁角城戍主崇慶宗以城來降

八月梁義陽降立元英為中山王

時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

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

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主立英為

中山王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

九月築九城於北邊柔然侵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畧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懷至恒代

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備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遼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今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穀警急之日

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冠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生從之

詔羣臣議樂

高祖時詔高閭公孫崇考定雅樂久之未就至是崇為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主始命八座以下議之

乙酉

天監四年

當陽侯

醴陵侯

正始二年

冬十一月營國學　時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十二月更定律令　詔殿中郎陳郡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

城陽王

宕昌

春正月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主推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

鄧元起

封四年為蕭淵藻所害淵藻因誣以反有司追劾削爵上詔減邑之半乃改封松滋縣侯子鏗嗣　元起少有

江淹

改封四年以光祿大夫卒諡憲子為嗣　淹少棐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裒陽人開

春正月梁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先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來奔詔從王肅鎮壽陽肅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梁請降主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

鸞

復封十年以定州刺史卒諡懷子徽襲封徽至主媵建明元年再見

濮陽侯

夏侯道

王梁彌博梁授為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歲魏又封宕昌王

仇池

武興氏王楊紹先稱帝一年時紹先叔集起集

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於魏魏遣邢巒入漢中遂陷梁州

二月主謀伐魏

膽幹性任俠初在荊州隨王板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主義師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

古冢得竹簡古文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淹少以文章

蜀至漢中所向摧破主又以蜀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來拒蜀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

以高陽王雍為

遷以梁漢中太守本表請降授豫州刺史封豐縣侯壽自南鄭來朝改封濮陽至孝明帝熙平二年再見

義立紹先為帝自皆稱王

遣衛尉卿揚
公則將宿衛
兵塞洛口
交州刺史李凱
據州反長史
李畟討平之
夏四月益州刺
史蕭淵藻殺
前刺史鄧元
起州民作亂
淵藻討平之
初益州刺
史鄧元起
歸詔以西昌
侯淵藻代之
元起營還裝

語人曰
庾別駕
若為亂
兵所殺
我無以
自明因
厚遺之
其克劉
李運也
城內財
實無所
私勤恤
民事口
不論財
色性本
能飲酒

顯晚節
才思微
退云為
宣城太
守罷歸
泊禪林
寺渚夜
夢一人
自稱張
景陽謂
曰前以
一匹錦
相寄今
可見還
淹探懷
中得數

司空廣陽王
嘉儀同三司
秋七月統軍王
足攻梁涪城
八月大敗梁
軍殺其將魯
方達等三十
九人
詔中山王英南
討
有芝生於太極
殿主以示侍中
崔光光上表
以為此莊子
所謂氣蒸成
菌者也柔脆

種錯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主疑馬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忠孝之道何乃貶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

全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俞然稱之初授益州過江陵迎其毋毋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行毋曰貧賤家兒忽得

尺與之此人大志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治亭夢郭璞曰

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

軍益州民焦借護作亂淵藻年未弱冠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斬之乃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衆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借護等皆平之

六月初立孔子廟

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西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廣牧伯

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時主好宴樂故允言及之

將軍王景胄等與魏王足戰屢敗七月足進逼涪城八月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將戰敗皆死景胄等二十四將又敗亦死

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九月公則

寧都侯

楊公則 封四年以湘州刺史遣衛尉卿奉詔北伐卒於師謚烈子瞟嗣有罪國除上以公則勳臣詔聽

庾域 封廣牧子四年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魏將襲巴西城圍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齕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

九月楊州刺史元嵩擊破梁將楊公則等斬獲數千冬十月武興氐王楊紹先叛主遣光祿大夫楊椿討之十一月王足奔梁　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奉表於主

等與魏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冬十月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來奔巴西叛魏以城降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庶長子朓嗣固讓歷年乃受公則父仲懷宋泰始初為殷琰將琰叛劉勔討琰仲懷戰死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

雖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户進爵為伯至六年再見

洛涯伯

馬仙琕

仕齊為豫州刺史主平建康仙

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裠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

屍號天埤乃解
氣絕良兵歸順
久而命至是北
還仲懷討拜輔
首公則國將軍
險畢從還南義
步負良陽太守
歸里由累破山
北著名蜀以功
初主舉始封至
義師至十年再
新林公見
則自越
城移屯
須軍府
壘北樓

因戰三可圖
也蜀之所恃
惟在劍閣今
已奪其險方
軌無礙四可
圖也淵藻是
衍至親必無
死理若克浩
城必將望風
逃去若其出
闞蜀卒駑怯
五可圖也今
若不取後圖
便難益州殷
實戶口十萬
比之壽春義

與南旋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逼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跋扈初湘州冦亂累年

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蜀又表曰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糧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闗甯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任力而

民多流
散公則
輕刑薄
斂戶口
充復為
政雖無
威嚴然
保已廉
慎為吏
民所悅
公則為
人敦厚
慈愛視
凡子過
於其子
家財悉



行理有可克
耳臣誠知戰
伐危事未易
可為自度創
閤以來贊襄
盡白故欲先
取涪城以漸
而進若得涪
城則中分益
州之地斷水
陸之衝俟孤
城自守何能
復持久哉臣
今欲使軍軍
相次聲勢連
接先為萬全

委馬雖居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之計然後圖攻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巳西南鄰相距千里齊建元初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以鎮曳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袁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任

進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還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代自為國有主亦不從先是主以王足行

丙戌

春三月丙

天監五年

春正月以謝朏為中書監司

晉安王綱

正始三年

春正月子昌生大赦

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邢巒使軍主李仲遷守巴西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城人斬之以城降梁

樂浪王長命

鄧至王

梁封象舒彭鄧

寅朔日食

徙

三月魏主從弟翼與其弟昌聘來奔主以翼為咸陽王翼讓爵於弟不許

陳伯之叛魏復歸降臨川王宏為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況迷猖獗

以皇子始封

永陽王

伯游

襲封四年卒謚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

咸陽王

元翼

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楊集義圍關城邢巒使傅豎眼討之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

秦涇二州亂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十推呂苟兒為主涇州民

嗣封二十八年坐殺人賜死國除

宋王劉輝

初襲父昶爵尚主姊蘭陵長公主公主頗嚴妒

至王五年遣使入貢於梁其俗呼帽曰突何

仇池

武興氏王楊紹先稱帝二年為魏所滅後紹先奔還武興復自

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自壽陽擁衆來降以為通直散

魏咸陽王禧之子也初禧以謀叛賜死至是遇赦翼屢泣請於魏主求葬其父魏主不許遂同弟來奔封咸陽王

陳贍亦聚衆稱王主遣將軍元麗討之惕集起兄弟來降

二月求直言

侍御史陽固上表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主委任高

與輝忿爭輝推主墮床致死削除封位坐死會赦得免至是復爵明年再見

馮翊公源懷

封六年卒太常

立為王

柔然

庫者可汗卒子佗汗可汗伏圖立號元始平請和於魏不許

騎常侍

夏四月江州刺史王茂取魏河南城為魏將楊大眼所敗五城陷

五月取魏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右衛率張惠紹侵魏徐州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

宜陽侯 王珍國

封灊陽侯五年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夏侯道遷以郡降魏珍國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

警跡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因言及之

三月主從弟翼與其弟昌勝奔梁

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夏四月罷鹽池之禁

初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衛之官為之厲禁取之以

議諡曰靖司徒議諡曰穆詔曰府寺所執趾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諡惠七子長子規襲封

敷西伯 薛真度

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諸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

功累表詔解改封宜陽至十四年再見

永新侯
陳伯之

主跣作時封豐城公尋叛奔魏五年復歸改封

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夫一宍之長必惠養子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各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推其一物者也令縣官郵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乞弛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總尚

初改封臨晉伯至是為揚州刺史梁將圍小峴真度擊破之還朝改封數西至主永平二年見

見

容城伯

曰朝廷授此永新縣非以為師帝侯敵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等攻合肥久未下敵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

書生奏以為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必汙隆隨時豈儉稱事從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

李煥

封七年武興氐楊集起集義叛詔煥督諸軍討之大破氐軍會呂苟兒反煥仍率衆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逆共

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請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

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大官之膳修給後宮之服玩也竊謂宜如舊式主卒從琛議

遣中山王英都督諸軍以拒梁師

梁將王茂侵荊州襲河南城主遣平南將

平之還朝遇患卒謚昭子密

下示無動志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關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獻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

軍揚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

五月梁將張惠紹等陷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六月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懐卒

秋七月討秦涇二州平之

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

如不及故技纂之士爭歸之所至頫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魏城近恐其追躡斂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斂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還豫州治合肥廬江太

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暄暄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官軍所向輒克賊之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險不

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魏朐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擊之惠紹兵不利

秋七月主遣將軍角念屯蒙山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以魏邢巒遣軍來攻皆敗還將軍藍

前侍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二州皆平

中山王英與梁將王伯敖戰於陰陵敗之

癸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

懐恭與鑾戰於睢口敗績鑾進圍宿預斬懐恭張惠紹蕭昞棄宿預淮陽遁還

臨川王宏逃歸宏以主弟將兵軍容甚盛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昌義之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魏詔邢鑾與中山王

詔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

九月邢鑾遣諸軍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

十月徵邢鑾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英進圍鍾離復詔邢鑾引兵會之鑾上表曰南軍

英合攻枳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郤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



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又士卒疲弊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表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

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出僧珍曰厭下非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鈇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

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主乃召巒還更命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

肥有韋虎虎謂叡也僧珍欲遣裴邃取壽陽宏不聽令軍中曰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還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

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巒以美女賂暉暉言於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主以為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有寵於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

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

冬十月魏人圍鍾離　初臨川王宏逃歸魏人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

定價選者謂之市曹

十一月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史　初蜀漢李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勢既亡蜀人多東徙山谷皆為獠所據其近郡縣者頗輸租賦遠者郡縣

曰魏不復南向矣主曰此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至是元英進圍鍾離

十一月主詔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道人洲集衆軍俱進景宗固求先據邵陽洲

不能制梁益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祉及豎眼代之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引梁兵為寇祉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尾不許景宗遣詔而進值風復還主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丁亥

天監六年

春三月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

魏元英楊大眼等衆數

豐城公

夏侯詳

改封六年以湘州刺史徵為侍

正始四年

春三月中山王英等攻梁鍾離敗績而還

夏六月梁馮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

樂陵王

思譽

復封九年卒諡密子景畧襲封

芮芮

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

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

中夫至遷尚書左僕射道病卒謚景子亶嗣

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户衆咸異

梁來降

秋八月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

以李崇為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竝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

至肅宗熙平元年再見

**中山王**

**英** 改封四年伐梁經算失圖坐死詔恕死為民至主永平元年再

一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與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為居其地苦寒七月流凘亘河氷昇明中遣王洪軌使馬引之共

軌頻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詔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主命高敞莫敢至狀鍾離受曹景宗節度自合肥取直

馬在湘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敞榭延僚

方正長史胡見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

九月以高陽王雍為太尉廣陽王嘉為司空

開斜谷舊道

胡三省曰以事勢言之承平舊時自長安入蜀其取道就平易南北分爭

宋王劉昶復封二年卒家遂衰頻無復可紀

梁公蕭寶寅

代魏齊建元初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後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南

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旬日至邵陽主簿教景宗曰帛叡鄉之鄉望宜善欲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

屬以表損拖之志先是荆府參軍吉士聘從人後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鈎有篆文曰錫爾金鈎既公且侯士膺詳兄女壻也

塞故道而開新路以依險令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復開舊道

冬閏十月尚書令高肇弒主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卒人皆咎高氏然宮禁事

改封四年代梁守橋不固坐死詔以寶寅因難捉誠恕死削爵尋尚南陽長公主至主延昌元年再見

安成子

移其居梁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

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

女寫以與詳詳喜佩之恭年而貴矣

竟陵公

曹景宗

改封竟陵侯六年以右衛將軍大破魏軍增封

祕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亦以為承高肇之意云

楊大眼

封八年為平東將軍以伐梁守橋斧退徙為營州兵至主延昌四年再見

敗莫能追及梁天監十四年再見

疊伏羅

王伏陁末遣使入貢於魏

矢貫犬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城上厲聲呵之乃定主又命景宗等豫裝

四百户進爵為公明年再見

永昌侯

韋叡

改封永昌子五年為豫州刺史大敗魏軍以功增封七百户進

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

蕭為侯至主普通元年再見

永豐侯

昌義之

封元年為北徐州刺史以追擊魏寇功增封二百户至十五年

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上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蕭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

再見

石陽侯

張惠紹

封六年以攻斷魏連橋魏兵大潰增封二百户至十八年再見

豫寧伯

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夏四月以王茂為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

以建安王偉為

馮道根封增城男六年以功斷叡連橋魏兵大敗增封三百戶進爵為伯尋改封豫寧至主普通元年再見

揚州刺史

六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

冬十月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夷陵子

裴邃

為盧江太守大破魏軍以功封縣子至主普通六年再見

閏月以臨川王宏為司徒沈約為尚書令袁昂為僕射

戊子

天監七年

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奔

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

二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

南康王 續

以星子始封至主中大通元年再見

竟陵公

東興侯 鄭紹叔

改封七年以左將軍卒於家謚忠子貞嗣　紹叔少失父事母

永平元年

秋七月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氏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畏下之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聽事欲輿棺

彭城王 勰

改封十三年為太師主召至禁中使武士殺之謚武宣子劭襲

中山王 英

削爵二年以京兆王愉反復封至三年再見

京兆王

柔然

佗汗可汗伏圖復遣使入貢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

薦

以領軍蕭昺為雍州刺史領軍掌中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領軍拱手而已及昺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作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出刺雍州

曹景宗

進封二年遷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謚壯子皎嗣　景宗幼善騎射以膽勇知名性躁動不能沉默初為郢州

及祖母以孝聞母憂去職主書使人節其哭又米凡恭謹居斷要時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凡室初刺司州頗心接物

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大赦改元

京兆王愉反信都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

王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

封第三子伙後為莊帝總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毀瘠三年弗李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博綜經史雅好

愉封十二年據信都叛李平執送京師為高肇所害後追封臨洮王子寶月襲

彭城公

李平

車王彌俄突所敗殺伏圖於蒲類海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高昌

王翹嘉求內徙

夏五月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為十二卿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是為夏卿以衛

刺史嘗欲褰車帷幔左右飄疎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

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紹叔卒後主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

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弑逆遂即帝位詔李平為都督討之平軍至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

九月主殺叔父彭城王勰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

蜀丈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初齊將陳顯達來侵高祖親討之疾甚謂勰曰吾氣力危惙當戍不濟雖敗顯達社稷所仗唯

改彭城王巍之長子也初以刖降魏公濟至是為王顯所勑高肇奏除平名至主延昌元年再見

平舒伯

於魏乞軍迎援魏主追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嘉夫期不至威引兵還

高車

初高車侯倍窮

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太舟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

弦作霹靂聲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

南城侯王神念仕魏為潁川太守是歲據郡歸款封縣侯至主普通六年再見

高肇忿之數譖勰於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與通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使武士齎毒酒飲之遂就殺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李平克信都執京兆王愉高

在汝身勰泣曰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識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脣機政畢歸震主之聲必見忌矣顧陛下

邢巒以尚書行豫州事斬白早生於是追賞宿預之功封縣伯至主延昌三年再見

奇為府建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衆遂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

木壁失其險州境無寇

秋七月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九月魏郢州降

冬十月以張稷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魏義陽為魏軍所敗郢州復陷

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主數燕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

肇陰殺之奏除平名 愉逆戰李平破之執愉以聞羣臣請誅愉主弗許高肇密使人殺之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郢州司馬彭珍等叛潛引梁兵趙義陽三關戍主以城

念微臣忘退之禍高祖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

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柔然戰殺伏圖於蒲類海

攜下官主故縱之以為笑樂

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主以中山王英將兵救之

冬十月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梁司馬刺史馬仙琕仙琕遣齊苟兒助守懸瓠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巒至鮑口

蟬括冕遂其沖挹之性不亦善乎主即位固以總為宰輔總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不得已而應命總夙謹慎雖閑居宴處亦無

北割其裴送於咸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賜遺甚厚

蠻

魏東荊州表桓叔興招大陽蠻歸附者萬餘戶

早生逆戰巒大破之乘勝至懸瓠圍其城十一月主命中山王英與巒共攻之十二月梁齊苟兒等降斬白早生英乃趙義陽

義陽太守辛祥與妻悅共守義陽梁將胡武城陶平虜來攻祥夜襲其營斬獲梁

慢色情容受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請置郡縣詔長史酈道元業行置之

己丑

將由是州境獲全

天監八年

春正月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充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言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

廬陵王

續　以皇子始封至主太清元年再見

巴陵王

蕭寶義

永平二年

春正月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梁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

北海王

顥　故北海王詳之子也初詳以罪廢為庶人永平元年追復王封謚平至是顥襲

山者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

封八年卒謚隱 實義少有廢疾齊世宣德太后以寶義為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刑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

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

三月荊州刺史元志侵梁雍州為梁兵所敗

秋九月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公孫崇

爵

數西伯

薛真度

初改封數西伯至是卒謚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徽襲封

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王嘗封泰山猿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不足法也主嘉納之由是遂止

魏元英復取三

鄴王元樹

魏咸陽王禧之子也自魏來奔封魏郡王尋改封鄴王至主普通六年再見

豐城公

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月以廣陽王嘉為司徒

閒將軍馬仙琕等皆棄城走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聞叡至乃退

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肯

初魏主遣

夏侯亶

故豐城公詳長子詳天監六年卒至是除亶為司州刺史服闋襲封至主中大通元年再見

十一月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

時主尊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微

中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因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於主主遣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

俱閑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

備中此意今違傳詔霍靈秀送鄉至國遲有嘉問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胡氏曰梁為民屈而魏不從梁魏之仁不仁見矣

三月魏將元志將兵侵雍州驅迫摩蠻摩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

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史蕭畧納之網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畧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

夏四月以臨川王宏為司空

庚寅

天監九年

春正月以沈約為光禄大夫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主終不用以王瑩為尚書令作緣淮塘三月主視學

作唐侯

蕭穎達

改封九年為右衛將軍卒謚康子敏嗣

永平三年

春正月子詡生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

中山王

英

復封三年以尚書僕射卒謚獻武五子長子攸早卒攸弟熙輕躁浮動英常欲廢之立第四子

林邑

王范文賢子天凱入貢於梁梁以天凱為威南將軍林邑王

于闐

遣使入貢於梁

高昌

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夏四月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至是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於是劉納劉顒孔虔孫蕭

劉去之元華略為世不可私自誓子宗議曰若幸而生不聽略男次第當長又固請男生身死所乃止熙不憾也既而至主延昌二年生翊

冬十月中山王英卒

南平王

伯和

襲封十一年卒

謚哀

再見

王翹嘉遣使入貢於魏

軌王顒竝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六月宣城郡吏作亂吳興太守蔡撙討平之　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攻郡殺太守侖至吳興武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鋭攻之撙出戰

江陽王

繼

初襲父根爵至是以罪除封至主延昌四年再見

| | |
|---|---|
| | 辛卯 |
| | |
| 大破斬之<br>行大明歷　主<br>即位三年詔<br>定新歷侍郎<br>祖暅奏其父<br>沖之考古法<br>為正歷不可<br>改至是行之 | 天監十年<br>春正月以張稷<br>為青冀刺史<br>僕射張稷<br>自謂功大賞<br>薄侍宴酒酣<br>怨望形於辭 |
| | 洽淮侯<br>馬仙琕<br>封洽淮<br>伯七年<br>以振遠<br>將軍平 |
| | |
| | 永平四年<br>春正月元會始<br>用新舞　劉<br>芳等奏所造<br>樂器及教文<br>武二舞登歌<br>鼓吹曲等已 |
| | 廣陽王<br>嘉<br>紹封二<br>十七年<br>以司徒<br>卒謚懿 |
| | |
| | 林邑<br>遣使入<br>貢於梁<br><br>宕昌<br>遣使入<br>貢於梁 |

色主曰卿凡敘郡守弟敘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之宜在臣而已主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秦梁州刺史還酒後啟云近臣

胸山抵旅還京師進爵為侯至十四年再見

平固侯

呂僧珍

封十年以領軍將軍卒諡忠敬長子峻早卒峻

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汾州山胡反討平之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梁太守劉晰以胸山來降徐州刺史盧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率衆據之夏四月主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將兵赴胸山

烈子深襲爵嘉少沉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畧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數奏帝雅委

柔然

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醜奴建昌四年遣使入貢於魏

扶南

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入貢

入梁山便哭子淡嗣
主大驚曰鄉僧珍
若哭東陵則在齊太
已晚若哭我祖時妖
我復未死因賊寇東
此跡退久之陽太守
除都官尚書率衆東
三月朐山叛降討便僧
魏夏五月遣珍知行
兵圍朐山冬軍衆局
十二月取之事僧珍
琅邪民王宅在建
萬壽殺東莞陽門東
琅邪二郡太自受命
守劉晰據朐當行每
山名魏軍魏日由建

受盧昶節度付之愛
冬十二月梁復敵人物
取朐山盧昶後來才
敗還唯蕭寶俊未為
寅全軍而歸時知者
盧昶之在朐侍坐之
山也御史中次轉加
尉游肇言於談引時
主曰朐山蕞人以此
爾僻在海濱稱之
於我非急於
賊為利為利
故必致死以
爭之非急故
不得已而戰
以不得已之

東郡公
陸昕之
初襲父
定國東

於梁

盧昶遣傅文驥赴之青冀判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四月文驥遂據朐山詔將軍馬仙琕圍之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者過半仙琕

陽門道不過私室初僧珍以去家久走求拜墓主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投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下不私親戚從兄子

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得朐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無用之地復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主將從之會昶敗還

掌侍中以甄琛為河南

郡王澥例降為公尚常山公主至是以相州刺史卒謚惠無子公主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至孝莊帝永安

追擊大破之馬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居無帷幕食屏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常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

宏以販惠為業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惠肆耳僧珍有大勲

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不能督察請取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

元年再見所風望端雅為青州刺史著寬平之稱

濮陽伯

李憲

襲封三十五年為兗州刺史坐

任總心膂恩遇隆密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

州陵伯

郴忱

封十年以散騎常侍卒謚穆子範

恤領里尉之事除名任不罔請少至孝明高里尉之品帝正光選下品中應四年再遷者進而為見之詔從之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 | |
|---|---|
| 壬辰 | |
| | |
| 天監十一年 春正月免老小贖作　主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 | |
| | 嗣　忱 界敕歳父世隆及母閭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 |
| | |
| 延昌元年 春正月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肇自尚書 | |
| 安樂王 詮 初襲父長樂爵 | |
| | |
| 渴槃陁 遣使入貢於魏 庫莫奚 | |

者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有林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自今罪應質

令為司徒自以去要任快快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歎曰吾生平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

至是以尚書左僕射辛諡武康子鑒嗣至孝明帝孝昌三年再見

齊王蕭寶寅

初封齊王尋改

遣使入貢於魏

蠻

魏以桓叔興為南荊州刺史治安昌隸東荊州

作而老小者停送

以臨川王宏為太尉王茂為尚書令

冬十一月五禮成行之

初齊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修五禮王儉及何佟之等相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主即位詔

以收衆心請封梁公河王慱言於以代梁主曰滅膳録財還削因乃陛下之爵至是事令司徒行除瀛州之宜人臣之刺史復義乎明君失其齊王之於上喜臣至四年竊之於下禍再見亂之基於此在矣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彭城公

李平

除封五年至是

夏四月大赦改

曰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伏暅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詔

元

冬十月立子詡為太子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𩡧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𩡧少師

復爵至帝延昌四年再見

有司遵行

癸巳

天監十二年

春二月以袁昂為右僕射

鬱洲叛降魏討平之　鬱洲迫近魏境朐山之亂或陰與之通朐山平心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稷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

江安侯　張稷

封十二年為青冀二州刺史為鬱洲民所害有司奏削爵土子嶸　稷長女楚

建昌侯　沈約

封十二年卒於官有司謚曰文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子旋　約篤志好

延昌二年

春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太保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

中山王　熙

熙中山王英之子也英永平三年卒至是熙襲封至孝明帝正光元年再見

吐谷渾

王伏連籌遣使入貢於梁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

高昌

王麴嘉魏以為

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降魏魏遣兵赴之未發北兗州刺史庾絢遣兵討平之

新作太極殿

閏月侍中沈約

辛

夏六月新作太廟

秋八月以臨川王宏為司空

璡稷見學毋恐害時以其以勞身被刃生疾常兆父卒遣滅油稷性滅火而跣率朗書之所悟有才讀夜輒畧與族誦之遂凡充融博通羣卷等俱籍能屬知名時文聚書稱之曰至二萬充融卷卷歷仕三稷是為代該悉四張居猶章博父毋憂物洽聞

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治中裴絢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執之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

衛南伯

王顒為太子詹事以營療功封至四年再見

瓜州刺史臨泰伯

嚈噠

于闐

槃陁

契丹

庫莫奚

以上諸國竝遣

六藏盧於墓側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

當世取則謝朓善為詩任昉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嘗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

死崇表以水災求解主不許梁主屢鼓反間以疑之而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秋八月恒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以崔光為太子少傅主命太子拜光光辭不許時太

使入貢於魏

| | |
|---|---|
| 甲午 | |
| | |
| 天監十三年 春二月主耕籍田 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 | |
| 邵陵王 綸 以皇子始封至 | |
| | 事不由已出主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卒 |
| 延昌三年 春二月東陳州亂封平之 東陳州刺史田益宗衰老 | 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請自今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等翼從從之 |
| 曲陽伯 田益宗 改封安昌伯二 | |
| 平舒伯 邢巒 封七年以殿中 | |
| 扶南 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入貢 | |

月及致齋祀
先農
冬十一月築淮
堰魏降人
王足陳計求
堰淮水以灌
壽陽主以為
然使水工陳
承伯將軍祖
暅視地形咸
謂淮內沙土
漂輕功不可
就弗聽發徐
揚民率二十
戶取五丁以
築之假康絢

主普通
六年再
見

湘東王
繹
以皇子
始封

武陵王
紀
以皇子
始封至

與諸子孫聚
斂部內苦之
咸言欲叛主
聞之詔遣其
子魯生赴闕
久未至詔徙
益宗為濟州
刺史慮其不
受代遣將軍
李世哲帥衆
襲之奄入廣
陵魯生與其
弟奔關南招
引梁兵攻取
光城以南諸
戍世哲擊破

十年子
魯生叛
李世哲
破之以
益宗還
拜光祿
大夫改
封曲陽
至孝明
帝熙平
二年再
見

尚書暴
疾卒謚
文定子
邈襲爵

纘少
而好學
負快柔
師家貧
儒節遂
博覽書
傳有文
才幹畧
姿貌甚
偉主嘗
因行樂
至司空

於梁其
年跋摩
死庶子
留陁跋
摩殺其
嫡弟自
立

林邑
王范天
凱遣使
入貢於
梁桑卒
子弼毳
跋摩立

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孝元帝永聖元年再見

雲杜侯

郴慶遠

改封十二年以雍州刺史卒於官謚忠子津嗣　慶遠初為

之以益宗還

冬十一月遣使徙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游肇諫不從

以楊津為華州刺史　初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為姦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劣者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

府南見樂宅遣使謂樂曰東望德館情有依然樂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

來表貢獻

吐谷渾

王伏連籌遣使入貢於梁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

齊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

輸者競勸吏勝於昔

免侍御史陽固官　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主謂穆亮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

稍朱黜矣

佐越

費實

南天竺

以上諸國並遣使入貢於魏

及判雍州頗屬清節士庶懷之

乙未

天監十四年

春正月主冠太子於太極殿大赦

主祀南郊

夏四月淮堰潰復築之　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

汝陰王　劉胤

初主即位降省齊世封爵惟宋汝陰王不以例除至是卒

延昌四年

春正月主恪殂

太子詡立

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光

高陽王　雍

攺封二十二年于忠矯詔廢雍以王歸第太后稱制出忠為冀

衛南伯　王顯

封三年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直閤以刀鐶

宕昌

入貢於梁

狼牙修

遣使入貢於梁

柔然

豆羅伏跋豆伐

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負者肩穿疾疫死者相枕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

望蔡公
王茂
封十四年為江州刺史卒於官謚忠烈子貞秀嗣
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

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

州刺史增雍封一千戶至孝莊帝永安元年再見

江陽王
繼
削爵六年子乂光納太后妹至

擅殺之顯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前後治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慎惜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

可汗醜奴建昌八年遣使入貢於魏

蠻
桓叔興初拜魏之南荊州刺史至是表請不隸東荊州魏主許

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將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主又遣崔亮來攻冬十二月亮至硤石祖悅逆戰而敗閉門自守亮進圍之

魏晉壽郡以城來降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張齊將兵迎之

大寒淮泗皆冰

吾家之千里駒也及長好請兵書駁畧究其大音性沉隱不妄交遊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

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於是悉名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

是太后臨朝後繼本封太師雍等追論繼太和中尉喻高車安鞸四鎮之勲增封一千五百户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户五百

所邪刻恃勢使咸為時所疾始顯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官吏官必敗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

之

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麗鬚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

宜陽侯
王珍國
改封十年以丹陽尹卒謚威子僧度嗣珍國

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

本紀論曰世宗委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

至孝明帝神龜元年再見

臨淮王
彧
彧父昌封臨淮王未拜而卒追封濟南彧襲爵至是求復本封

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汶陽伯
孟表
太和末封至是以濟州刺史卒

父廣之孫世良將珍國初為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後遷桂陽内史討捕盜賊境内肅清罷

容不斷太和之風皆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侍中王顥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允是高肇擅權允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無所關豫

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再見

安定王燮

世宗初襲父休爵至是以幽州

謚恭子崇襲爵

東光伯郭祚

初封東光子進爵為伯至是子忠稱詔賜死秀追復伯爵謚文貞長子思恭早

任遷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主雅相知賞每曰晚代將家子弟

坐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主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素恃勢使威恐不為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

刺史辛子超嗣至孝明帝熙平二年再見

齊王蕭寶寅

復封齊王四年梁康絢於浮山堰淮以淮揚徐

辛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思恭後襲祖爵作涉歷經史為吏部時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得人必排徊久之

有如珍國者少矣

浛洭侯 馬仙琕 進封五年為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卒諡剛子巖夫嗣

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司徒高肇伏誅 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

除寶寅鎮東將軍以討之又復封梁公至孝明帝孝昌二年再見

武邑公 李平 復封彭城公四

然後下羣由是事頗稽滯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作達於政事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

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

以高陽王雍為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空

葬景陵

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

復百官祿蠲綿麻稅

年至是任城王澄奏平定冀之然請酬山河之賞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至孝明帝熙平元年再見

博平公

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

安成子

楊大眼

削爵九年詔加光祿大夫復其封邑尋出為荊州刺史卒於官

夏五月破叛氐於沮水　六月冀州沙門法慶作亂詔光祿大夫元遥討平之　秋八月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及為

崔光　初封朝陽子進爵為伯至是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博平公尋奪爵至孝明帝熙平元年再見

常山公

子翫生大眼　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太和中高祖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

尚書志氣驕滿面毀羣官僕射郭作冒進不已與植皆惡于忠專横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寃憤尊太妃胡氏為

## 于忠

以侍中領軍將軍迎肅宗即位自謂有功令加已賞封常山郡公尋奪爵至孝明帝熙平元年再見

聽下官出一拔便出長繩三丈許縶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

太后旧超秀帥衆復降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平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乂為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為女侍中乂江陽正繼之子其妻太后妹也

九月太后稱制

平原公

高肇

封十七年高陽王與于忠誅令壯士殺之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子植

安定公

軍主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陣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

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事稱殿下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太后既親政乃

胡國珍

襲封武始伯二十五年以太后父進封郡公至孝明帝神龜元年兩見

長樂公

劉騰

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梁王肅弟子秉之內附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

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梁將趙祖悅據西硤石遣鎮南將軍崔亮攻之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以胡國珍為中書監

冬十月奪常山

孝明帝踐極之始以騰預在宮闈封閉國子是年太后臨朝又以與子忠保護功進封縣公生

孝明帝正光四年再見

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

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太師録尚書事初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光博平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勅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

武陽公

侯剛

以迎肅宗於東宮封武陽侯忝進爵為公又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至孝明帝熙平元年再見

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禄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

崇義侯

裴植

封十六年于忠矯詔賜死後追封植爵子愧襲

領司州牧録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主及太后謁景陵

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豫懐之將軍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因衆心之患魏殺晉壽太守以城降

梁

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二